

卷三十九

文選卷第一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唐 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三十九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 41
 編號 D781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4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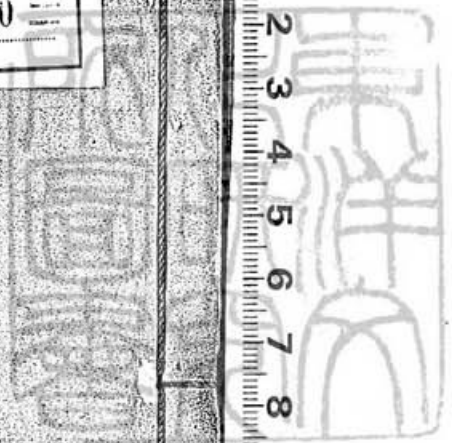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啟

任彥升奉荅七夕詩啟一首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啟一首

為卜彬謝脩卜忠貞墓啟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良曰史記云李斯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王拜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

以作溉渠已而許覺秦之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入來事秦者大抵為其王游間耳請一切逐客斯議在逐中乃上書王乃除逐客之今復斯官後

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信趙高之譖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善本注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銑曰吏百官也

昔者

善本無者字

穆公求

士

向曰士謂賢才也

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翰曰戎宛小國名

善曰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史記曰晉獻公以

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斃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

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左氏傳曰晉

邳芮丕鄭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

善本無而字

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

西戎

翰曰產生也代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善曰

史記曰秦用由余謀

孝公用商

鞅於之法向曰公孫鞅衛人也號為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疆

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

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至今治疆翰曰舉猶開也今秦之治國因此而疆善曰

魏公子印封鞅為列侯魏商君印五剛切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

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良曰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

漢中蜀地名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

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公十年納魏

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

史記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

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

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

之計拔三川疑此包九夷制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

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容子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包兼

也九夷蠻夷通稱郢楚都也成臯地名膏腴良地也壤

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衡從者關西六國合而攻秦用張

儀之計散敗之而不得合也施惠也善曰九夷屬楚夷

也郢鄢楚二縣也蓋秦令人據之也成臯縣名周之東境

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史記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日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賓從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向曰范雎魏人也

華陽君芋我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杜塞也言如蠶之食葉

善曰史記曰武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

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

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芋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

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兇相國逐華陽君關外

春秋保乾圖曰光闔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

無餘此上善本無四君皆以容之功翰曰四者穆公孝公

也此數人者皆非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善曰負猶累也向使四

秦人故云客也

君却客而不善本作納踈士而不善本作與是使國無富

利之寶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氏

善本作隨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嬖息廉離之馬建翠

鳳之旗樹靈嬗河之鼓濟日和氏寶則卞和之璧太阿劍

飾旗也鱗皮可以冒鼓也善曰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

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

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

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孫卿子曰織離蒲梢皆馬名

鄭玄禮注曰鱗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

國之所生然後善本作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

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史馱不實外

既良曰犀角象牙也馱馱良馬名廐馬屋善江南金錫

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可善本作以飾後宮充下陳日

充滿陳列也善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也娛心意悅耳目者必

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古之衣

錦繡之飾不進於前銑日以宛珠飾簪傳璣飾珥珥璫也

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縞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

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臣以別之化

皆類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側也向曰雅化閑

美也窈窕美貌美女出夫擊甕於扣善本作缶彈箏搏

鞞陸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翰曰甕汲瓶也缶瓦

樂搏擊也鞞腿也嗚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

鳴聲也善同翰注鄭衛桑間之樂皆淫樂也韶虞舜樂武

象周樂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

問濮上亡國之音也宋均曰武象象
伐時用于戈也徐廣曰韶一作韶也今葉擊壅而就鄭衛

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善本有者字何也快意之善本無之字當前

適觀而已矣善曰高誘呂氏春秋先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可善本作所字以跨海內制諸侯之

術濟曰跨據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

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眾庶故能

明其德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人善本作民字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有乎四時交會

充於內鬼神歆饗降福於中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弄黔首

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銑曰黔首民也業事也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齎

之謂也善曰言雖裏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裏足不入秦良曰言雖裏

而不入善曰言雖裏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翰曰藉借也寇賊

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養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

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答

善本作益字讎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濟曰漢書云鄒陽齊人也仕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之其事尚隱故不

欲指斥言之故先引秦為喻因言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致其意焉善同濟注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

良曰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懸法度也畫地不犯教今也

胡越南北邊之國也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

善曰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

善曰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

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

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鏡曰晚節末路謂二世時也扣擊也函谷關名咸陽秦所都也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攬引也言相引

何則問辭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言若秦之政也

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言胡即匈奴也言胡人馬盛揚塵於野不見鳥獸

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蘓林曰覆盡也

言胡上射飛鳥

關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

下盡地之伏兔

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

良曰輦車運輦之車屬及也言轉輸千里不絕於道此假言吳與諸

國并力為漢所拒胡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北伐於漢耳故說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矣下文言其所由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何則疆趙責於河間

鏡曰趙幽王為高后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求復還河間之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疆也應劭六齊望於惠后

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鳩殺之獻城陽地尊魯元公主而得免至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於齊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璧光為濟南王此六王之心常追怨惠帝及高后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

善曰漢書曰文帝閱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

王章與弟典居討諸呂有光為濟南王也

城陽顧於盧博

翰曰城陽王喜也喜父

章與弟典居討諸呂有

功本約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
乃以城陽郡王章濟北王興居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
盧博與居所治處喜顧念而思之也善曰二郡謂城陽
章所封濟北與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
郡有博縣濟北縣王淮南之心思墳墓濟曰文帝憐淮南
厲王不軌遷而失
也孟康同翰注王淮南之心思墳墓厲王不軌遷而失
國乃立厲王三子於淮南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
廬江王言三子皆望墳墓思其父見遷殺也張晏李善
注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良曰言諸國皆有私怨不
為吳也今大王不憂其不
同若舉兵伐漢天子來討諸國但有其意無敢相救蓋不
能專一可以明矣此陽之微言也孟康曰不專救漢也
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善曰以孟康解其
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
義乃可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統曰邯
鄲趙都
明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統曰邯
鄲趙都
也長沙郡名還聚也青陽水名蘇林曰言胡越水陸共伐
僕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
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
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貴得要擊我南郡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過越人之糧漢亦

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

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向曰此陽惡指斥其事因難亂其言
意者欲以沮吳之計使不舉兵而務

隱其言詞矣越假比吳也輔猶拒也胡比趙也言吳趙欲

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

以拒於趙如此則吳趙各深不能相濟事則必敗故為大

王憂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

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過越人之糧漢截西

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

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難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

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
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
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
其意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
善本作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翰曰言自然相感
者也驤舉也龍無
底字

翼言斷即鱗也砥礪也陽將致其意也善曰底與砥同也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日遊者為之談說今臣盡智畢議易亦精極慮變易精

思極盡謀慮也善曰如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干奸善本作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翰曰固陋陽謙詞也

雅曰奸求也然臣善本有字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善本無字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

王之義良曰言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吳度淮千里也下風之行言王之美行及入如風之馳下也高敬尤甚也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故願大王

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鵲至鳥累百不如一鶚向曰忽輕也向曰鵲鳥鷹之類比諸侯鶚大鳥比天子孟康夫全趙之

時武力鼎士袷服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

之沈患善本作湛患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鼎

也袷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呂后殺之善曰湛今

沈字淮南連山東之使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濟死士輕義之士盈滿也朝王朝也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

反廢遷蜀故云西也善曰韋昭曰徙蜀嚴道謀字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良曰諸專諸

勇士也不安其位言無益於事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鱗設諸賁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龍陸行不避狼虎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銑曰畫謂畫策向曰寒心

衣言早起聽朝也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自立天子之

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後翰曰天下已定文帝使東牟朱虛侯東喻齊王嘉其

首舉兵欲誅諸王亦猶春秋襄邾儀父也邾魯國也儀父謚也功與齊相類故引而連之矣應劭同翰注

嬰兒王之濟曰文帝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皆厚割地與之言於骨肉厚也應劭同濟注

子王梁代益以淮陽良曰壤子猶愛子也言文帝王其愛王揖薨徙武為梁王也益加也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

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

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

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瑋其肥盛晉書注以瑋為諱也

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銑曰仆頓也濟

之代乃反使將擊之與居宴殺故謂頓也淮南王文帝弟

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則謂囚也所以然者由二國

有奸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善應劭同銑注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

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向曰今天子景帝也

也變易權勢合常道也大臣難知先帝文帝也規猶帶

難探測也欲其戒慎善同向佐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善曰

平諒言鼎在泗水中云望見東北汾陰有寶氣鼎在中不

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前言

豈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下言新垣過計失國亡

由非臣詐誤故陽引此為諫言王為此謀則吳嗣必不在

於世矣過誤也善注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濟

高祖自漢中絕所燒之棧道至雍以灌章邯而破之兵不

留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善曰

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收敵善本

說漢王燒絕棧道也言攻之易故不替留也收敵善本

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濟曰收秦疲倦之兵出函谷

稱也張晏曰項羽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

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

失其地良曰此壘上文荆則楚也如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失其地良曰此壘上文荆則楚也如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失其地良曰此壘上文荆則楚也如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也願大王熟察之銑曰言羽等甚彊盛尚見破滅為國家日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向曰陽知吳不可說之從梁孝王游陽為人恠慨不為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

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上書孝王立

出之善注同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

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氣

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善曰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

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

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濟曰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為

應侯所害事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蝕焉蝕干歷也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

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如淳曰太白

天之將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良曰變動諭明

也兩主燕太子秦昭王也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

訊為世所疑銑曰言左右者不敢斥於王也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

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善本有燕秦不悟

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善本無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向曰

得玉璞獻之楚武王武王以為非玉則其右足誅亦刑也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捧而獻之武

王我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則和左足武王薨李斯

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也

竭忠胡亥極刑向曰李斯忠諫於秦二世而具五刑於市

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是以箕子伴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

遭此患也接輿避世之亂亦伴狂而歌也善曰史記曰

紂滿亂不止箕子懼乃伴狂為奴論語曰楚願大王察玉

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

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濟曰比干疆諫

焉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鴟夷之革沈之於

江鴟夷以皮作鴟形善曰史記曰比干疆諫紂怒曰吾

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

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解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

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銑曰言人不相見自少至老

其猶新知情若相得傾蓋之

問有同故交也善曰漢書音義曰或神不相識相知至

白頭不相知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驛車也善曰家語曰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

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善本無事向曰於期為秦將得

軻見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今有一

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為之奈何

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因左手

持其袖右手搯其脅於期從之遂自刎藉借也丹即燕太

子徐廣曰搯丁鴟善同向注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占以却齊而

存魏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

齊兵遂却善曰漢書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翰曰蘇秦於天下則

有尾生之信也服虔曰蘓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

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

子不來水至不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良曰白圭為

去袍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中山將為亡

六城中山君將誅之亡入魏魏文何則誠善本作有以相

知也蘓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駸史

駸音蹄統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而更烹一駿馬

以食秦也駸駢駿馬名善曰惡謂讒孟康雖有讒

惡王更膳以白圭顯於中山中山善本少一人惡之於魏

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善本少一人惡之於魏

文侯善本有投以夜光之璧向曰文侯不信讒者而更親

言白圭投中山而尊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

顯而人說短於文侯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

移於淳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者司馬喜臙鼻脚於宋宰相中山所別而說中山之

君而王以為相也臙朋也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

中山尚書呂刑曰臙者脫去人之臙郭璞三蒼解詁曰臙

也善蓋范睢摺摺肋折齒於魏卒為應侯魏齊之所苦擊折

齒摺腸睢得出入亡秦說秦王王以為為應侯也善曰史

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睢金十斤

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此二人

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笞擊范睢廣雅曰摺折也此二人

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平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向曰申徒狄諫殷不聽自投於河水自河出為雍徐衍惡

周末之亂負石投於海中服虔曰矜之末世人也善曰

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漢書音

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論語識曰徐衍

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不容身於世義不

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善本作之心善曰比周朋黨也

之民身不容於世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
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翰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社預
此近也故百里奚乞食於道善本無路繆善本作公委之

以政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望相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鄒子說

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竊威飯牛車下

梁王曰竊威扣轅而此二人者善本無豈素官於朝借譽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

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

孫之說逐孔子向曰齊人饋女樂季相子受之三日不朝

向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翰曰宋用子冉而囚繫墨翟善

夫以孔翟善本作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濟

宋魯竟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善曰國語冷州鳩曰

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消國亦云是

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宜良

秦穆公取由余於戎而用之穆公為霸主齊用越人子臧

所以疆盛史記曰齊相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此二國豈拘

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善本作當世

銑曰竒獨也公聽並觀言無私也善曰公聽無私也並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

敵朱象管蔡是矣善本作也字向曰丹朱堯子而不肖

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言此四人於堯舜周公

則為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為讎敵也善曰史記曰

舜弟象教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家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

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善本作不足

侔而善本無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

而不說田常之賢良善本無良字 翰曰五伯齊桓秦穆

武也濟曰捐棄也燕昭王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

事齊國因伐燕燕國君噲死子之亡信可棄也齊田常弑

簡公而立平公以常為相五年齊國封比干之後脩孕婦

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良曰紂割比干

王封其後而脩其墓應劭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

日紂剗姓者觀其胎產銑曰讎謂寺人勃鞞為晉獻公之逐文公斬其袿文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卻之難遂以彊霸張晏曰寺人勃鞞也

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袿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與芮畏偪悔納

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齊桓

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銑曰仇謂管仲為公子糾射桓公

善曰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此之謂也何則慈仁勢勤誠加善本作

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

立疆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越用大夫種之謀

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句踐舉國

渡淮東方諸侯畢賀補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是

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矣是

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向曰孫叔敖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才得之三去

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使使往

迎子仲子仲與其妻逃去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

報之意披心腸善本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王竭心謀示

情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變善本於士善曰於士所求無所

愛惜則桀之犬善本可使吠堯而距雙之客可使刺由

翰曰隳開也距盜距由許由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善曰戰國刁鞅謂田單曰距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

同吠並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濟曰言苟能盡心於人人無有不可

使然則荆軻沈善本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

濟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

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

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也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

相聘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帶輪困去離奇衣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鏡曰躬顧也蟠木曲木也柢本

也輪困離奇屈盤高下也萬乘天子也善曰廣雅曰蟠曲器謂服玩之屬容謂彫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張晏同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

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向曰

者人不以為德故也善曰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翰曰蒙被術法也伊管伊尹管

仲也龍逢比干昔忠臣也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

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善本則主人必襲按劍相聘

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

也善本無也字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上之日

翰曰龔因也陶鈞造瓦器者制方圓大小任其所欲故比之矣張晏曰

陶家各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

善曰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

衆多之口善曰聖人不為卑辭所牽蘇秦曰卑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文故秦皇帝任中

庶子蒙嘉之言以善本無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

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銑曰荆軻既至秦持干

庶子蒙嘉使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貢職如

郡縣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燕督亢之地圖秦王聞之喜而

見軻軻以匕首擲秦王故謂竊發也周文王獵於渭之陽

載太公以歸其國塗遘卒遇若鳥鳥之暴集而卒以共成

王業也善曰秦王已見上文通俗文曰七首其頭類七

故曰七首短而使用文王遇呂尚西伯遇太公俱為師也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

塗遘卒遇共成王功如烏

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善本作獨

觀於昭曠之道也向曰拘攣淺近今人主沈於善本無諛

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翰曰沈溺也帷牆妻妾所居也

侍帷牆臣妾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

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濟曰不羈賢才無所拘擊也驥良

用採蔬於道子貢難之曰既非其世而採其蔬乃棄蔬而

立枯於河路之上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阜食牛馬器以

木作如槽疏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止礪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也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故里名勝母曾子

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良曰惡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

無所用心故醜之善曰淮南子曰墨子今欲使天下恢

非樂不入朝歌古有未詳晉灼同良注

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
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巖穴善本作藪
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善本有者字哉銑曰恢廓廣大

上書諫獵一首

司馬長卿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能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

育翰曰孟賁夏育也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

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孟賁已孟詵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

見上文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暗竊

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
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濟曰軼才過於

存謂勢不可以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意
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意

也與不及還較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

施善本無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

以道傳羿羿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良曰起轂接軫有如戎狄不遠矣軫車後橫木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

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御檄渠之變銑曰

檄勒也張揖曰御馬勒也檄駢馬口長御也善曰家語

子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

檄而後鞭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向曰豐茂馳也善

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為丘墟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善曰鄭

注曰利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

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翰曰萬

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向曰萌始

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善本作固字多藏於隱微而

發於人所忽者也鏡曰忽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鏡曰懼瓦墮而傷之張揖曰畏攔瓦墮中之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

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一首

枚叔濟曰乘為吳王濞郎中濞初怨望將謀逆乘奏書諫不聽遂之梁善曰漢書曰枚

乘字叔淮陽人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翰曰全謂安全之道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

失全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

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蘓秦說趙王曰舜無尺

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得其道者也上不絕三

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濟曰三光日月星

乘禹湯武與天合德日月不食五星不亂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

善曰父子喻君臣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善本有置字直諫則

事無遺榮功流萬世良曰遺也臣乘願披心腹善本作腹而效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鏡曰效進夫

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向曰縷然縷也三十斤曰鈞不測言至深

不可得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

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翰曰駭驚也鼓擊鼓也鎮獸

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

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

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

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

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其出不出間不容髮濟曰事之幾

危必矣亥曰吾已矣不容一髮言改其過謀脩其政道不可失於今日也蘇林

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微切甚急善曰曾子曰

律歷迭相治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良曰言雖百度

其間不容髮矣是盡脫於禍也善曰孫卿子曰平必若所欲為危於累

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謀逆之計

變改也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首息聞之求見

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卵棊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外

天之無階也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今欲極天

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命之上壽敝善本作無窮之善本有樂究萬乘之勢不出

及掌之易居泰山之安向曰極窮究盡也而欲乘累卵之

危走奏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監曰人性有畏

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

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

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

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楚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

如絕薪止火而已濟曰景敷滄冷也漢書音義或曰滄寒

愈不止去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

火則止矣

良曰不絕於彼謂逆謀也救之於此謂之逆求福也善
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
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善本有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

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善本無百
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銑曰言養由基所

耳言已為謀慮深遠與人相比則養由未解持弓矢操持
也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
步而射百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虞曰基初胎始也服納其

發百中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善本無泰山之雷力穿石彈極之
綆善本作斷幹翰曰泰山之水雷久而滴穿其石也彈盡

而刻斲其木也善曰自從也晉灼曰紕古綆字彈盡
也極之綆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者所契傷也水
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濟曰靡夫銖銖而

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銑曰銖權分十參
稱之寸寸度之至石丈必有盈縮差過皆不中也張晏曰
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

也石稱丈量徑而寡失良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
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敗也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
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

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夫十圍之木始生
而藥足可搔先而絕手可擢而拔善本作夫十圍之木始生

小也搔撥斷絕擢搖也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藥
足易去也莊子曰橡樟初生可拔而絕廣雅曰搔拔也字
林曰非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善本無也字向曰磨礮

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
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

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

而亡翰曰為事不已必見其效此所以諫王久為逆謀恐一朝見用矣磨礱礪礪皆磨石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礱力公切礪礪已見上文願善本作願臣願字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一首濟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既舉兵

反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也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去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音昨善本作笮

字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子容反良曰言秦三面有敵而

燕趙齊楚關東連兵曰從距至也羌笮夷名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漢書曰南夷自雋東北君長十數笮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蘓秦之約厲都最大六國已見上文

荆軻之威銖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五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後六國乘藉其力蘓秦又約六國連兵以拒

秦燕復使荆軻以刺秦王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并力一心以備秦

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善本作是字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

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

王之所明知也向曰項羽分秦地為三而漢全有之故云金秦而盡有六國之眾又脩恩義以撫戎

狄而羌夷來朝比之於秦其地十倍其人百倍過之也善曰言地多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讒諛之臣

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具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

而之附群牛腐輔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翰曰訾量也蚋蚊也

蠅蚋固不能害牛也朽肉觸劍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無事言必敗無成事也腐朽也齒猶觸也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齒猶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

約濟曰失職謂削地也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良曰責求先帝約謂本封也謂晁錯也錯為御史大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前過謂削地也善曰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也

王之善本無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銖曰隱在東海也君過中國謂勝於京師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去錯

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向曰方萬物也錯雜也珍怪寶玩也山東府吳府名也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輪四方更輪錯雜而出也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

四方更輪交錯出獻之而行也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濟曰海陵縣有吳太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脩治上林雜以離

宮積聚玩好音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良曰上林天子苑長洲吳苑名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也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銖曰漢宮臺名臨上路言臺下臨苑路矣朝夕池海也漢宮池小故不如也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向曰壁壘軍城也副重也

關城函谷曉武等關南吳之所以為固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翰曰十中有五得免禍善曰言王早還冀十分之中得半安全不然

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濟曰羽林黃頭襲水戰者也掩魯東海絕其不備曰襲都謂吳都廣陵也

魯東海絕

魯東海絕

魯東海絕

吳之饒失良曰魯東海二都也使之絕吳人饒饋之道道也

以絕其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

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銑曰梁王武也滎陽縣名夫三淮南之計

不負其約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王齊王

殺身以滅其迹翰曰齊王將間及吳楚反堅守而不從後

書云齊王聞吳楚平及自殺今乘已四國不得出兵其郡

言之不知孰誤也善晉灼與翰注同

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濟曰四國謂三淮南及齊

遂發兵應吳漢將鄢寄圍邯鄲故云囚也此事以敵不可

掩覆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吳楚臨淄王也發兵應此謀

應劭曰漢將鄢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今大王已去千

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良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

張晏同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銑曰張羽韓安國將北

良佐善如淳服虔注同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向曰言

急壁軍城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江文通向曰宋建平王景素好事淹隨至南兖

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連繫州獄既上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翰曰賤臣鄒衍也事燕惠

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叩心言恨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也

天振風襲於齊堂善本作臺字濟曰齊庶女少寡無子

庶女庶女以冤告天天為雷電齊景公臺也襲及也善曰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又出司

馬彪莊子注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 善曰沈約

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此祖孝建中

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書

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楊雄見屈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

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 不易之行 善曰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

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信而見疑真而為戮是以壯夫

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 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 良曰伏死不顧冤之深也此謂

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

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

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 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

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 徒虛語乃今知之 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

耳又曰臣始不 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 善曰然徒虛語

信今乃知之 從吏訊又曰願王熟察少加鄰焉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

察 善曰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 布衣韋帶之士 向曰言自微賤 善曰淮南子曰處窮僻

形植犁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棗桑條為

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

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善曰

子曰占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之生飾習

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博

學疑聖飾詩書以 日者謬得外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

殿 翰曰日者猶頃者謬得謙詞也外降出入於承明闕金

華殿謂賞宮於朝廷也 善曰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

狀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冊上方向學鄭寬 何

掌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也 善本作乎字濟曰局影側

禁宮闕之間也善曰詩序曰側身備 竊慕大王之義復

行班婕 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局 竊慕大王之義復

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善曰史記曰孟

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

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

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佗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

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

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

出馳去室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

者能為雞鳴遂得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

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

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大王惠以恩光顧

司馬遷書曰使得秦薄伎良同善注

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銑曰

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於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

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佩猶荷

也荆卿即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趙襄子而不成襄子責

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智伯

死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

我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分分義

也善曰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常

也曹植豔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餘文同銑注

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向曰衛太子迫孔惺於廁疆盟之

捨孔叔太子聞之懼而下石乞孟廡敵子路以戈擊之子

路斫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晉侯將殺里克

語之曰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若

不有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

死淹言願殺身如此萬中有一以補於王也善曰莊

子弇州子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剖心

摩踵以報所天翰曰比干不避殺身而忠諫於紂紂剖其

放至踵足也所天謂建平王善曰鄒陽上書自明曰剖

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

休曰君者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謙也貽取也缺毀也

臣之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謙也貽取也缺毀也

善曰楊惲書曰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言固陋之愚也

良曰墜陷也昭憲明法也限隔幽圜謂獄也善曰陸機

謝內史表曰幽執固當為誅始詩曰顧占周道中心用

謝內史表曰幽執固當為誅始詩曰顧占周道中心用

弓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下官聞虧名

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也言如有所失

善曰尸子曰衆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加以涉旬月

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向曰

也伍對也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

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

遷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雲之重也司馬此少卿所

以仰天槌直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善本無也向曰少卿

陵與蕪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

心而泣血也言已之恨同於李陵善曰韓子曰卞和乃

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

之行矣善曰燕丹子夏扶曰士無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

卧於巖石之下翰曰蜀有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

子真耕於巖石下各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谷口有鄭

震京師善同翰注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

也漢宮有雲臺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觀漢退則

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

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良曰終軍自請長纆必羈南越

計必係單于之頸而俱啟冊冊並圖青史銑曰漢論功臣

制其命善同良注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銷骨向曰言毀讒之深能銷磨金石之堅善曰左氏傳曰叔

向詒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鄒陽上書曰衆口鑠

直不疑為郎其同舍告歸設持其同舍郎金郎已去而同舍即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即大慙後漢第五倫字伯魚補淮陽國醫長從王入朝得會見帝戲倫曰聞卿為吏第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不義謂第婦公不過兄也善曰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譙國監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良曰絳侯周勃持兵北軍故下廷尉是謂恥也太史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蠶室故云名臣之羞蠶室刑人之所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囚於清室又曰而僕又何之蠶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善本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銑曰魯連為趙却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接輿伴狂避世而行歌也善曰司馬遷書曰如僕尚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

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也楚狂接輿已見上文 子陵閉關

於東越仲蔚尉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向曰嚴光字子陵餘姚人與光

武同游於學光武即位光隱身不見餘姚越也閉關謂不出也張仲蔚扶風人亦隱身不仕杜門與閉關義同扶風秦地也良可知言昔恐患難故云於代善曰趙岐三輔史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

七首以殞身翰曰鉗口吞舌不言也七首劔也殞自殺也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荆軻曰田

光向軻吞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濟曰齊魯

燕趙義俠所出悲歌謂高漸離燕市相和歌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善曰左氏傳子方曰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

何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 方今

聖曆欽明天下樂業也良曰聖曆謂天子也曆曆數也欽敬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管子曰

天下有道 人樂其業 **青雲浮洛** 善本作 **榮光塞河** 銑曰青雲榮光皆

曰尚書中候曰成王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侯至于日

味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田之圖吐之

而去 **西泊臨洮** 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 向曰皆邊名泊距

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

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之縣洮

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 **莫不浸仁沐義** 昭景飲

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 **醴** 皆瑞也謂昭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昭明也 善曰楊

雄覈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贊智贊音贊論

語摘輔像曰帝率握炤景飲醴冀茨為曆宋均曰炤景為

景星所 **而下官拘痛圓門含憤獄戶** 濟曰圓門亦獄門抱

炤也 **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良曰凡一

鄭司農曰圓土獄城也 **仰惟大王** 所足可以悲而況人乎 善曰家語孔子謂哀

公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少垂明白則梧丘之蒐不愧於沈首鵠 善本作 **亭之鬼無**

恨於庾骨 銑曰齊景公田於梧丘夜夢五大夫稱無罪以

問晏子晏子曰先君靈公田五大夫驚獸皆殺

之斷其頭而同葬命曰五大夫丘掘而得之五頭同穴公

令厚葬故云不愧沈首也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奔亭

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

殺埋井中敞掘之果然言冤得明假使灰粉亦不恨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蘓娥行宿高安鵠巢

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

以聞

啟

奉荅勅示七夕詩啟一首

任彥外 向曰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

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

託情風什希世罕工翰曰緒事也俯下也不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也言遠代以來少

有如帝善文如此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

緒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謂武

帝雖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卿公詔云昔在三祖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昉引之

善曰魏志高貴卿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良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不相違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此漢魏之主不足

以繼想耳善曰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

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

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性與天道事

絕稱言

銑曰言帝之性合於天道不可得而稱也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向曰莊子云萬代之後若且暮遇之也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也善臣早奉龍潛

日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翰曰易云潛龍

朝時昉已得承奉也法言云以孔子之門論賈誼外堂相如入室昉自言彼時已有外堂入室之聲也又易曰飛龍

在天謂帝建梁而登極也漢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昉自云此時同此二人而待詔矣善曰答賓戲曰泥蟠天飛

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昉自見乃拜樂安借為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也惟君

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濟曰古人有言知臣

莫若君楚文王謂申侯曰惟我知汝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言帝知我訥言戲云辯才也善曰裴詭集有辯才論

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良曰庸陋謙詞也式拙速雖效

用訓答也獎猶恩也

蚩鄙已彰銑曰謂答詩便成而附使上也拙速蚩鄙皆謙詞也效呈也蚩輕鄙小彰露也善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賤曰蚩鄙益著闡續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蚩鄙臨啓慙六女罔識所寘也賓置也謹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輔曰卞彬官至綏建太守彬高祖壺

宋嘉中除著作蕪峻補兵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眇肝見之隨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蓋忠貞公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壺字望之眇音真忍切肝沐干切

任彥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宜勅善本有當賜字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

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濟曰緒胤也昧不明

也忠謂壺死王事孝謂眇肝死父難也良曰名教謂當時士大夫爲之悲傷也隱淪謂微上霍陽也掌歎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善曰此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和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而

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銑曰貿易裔嗣淪沈也言年代遷易後嗣孤弱而沈塞也善曰廣雅曰

也貿易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向曰言壺

墓摧殘若此也表石表也蕪沒也丘墳也狐兔穴其中童兒牧豎登其上而歌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感慨自哀日

月纏迫翰曰言彬自傷感纏迫急速也因此而增歎也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陛

下弘宣教義非求教於方今濟曰弘大宣示也言壺是晉臣而梁武大示教義故脩理

之非求功效於今也善曰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

報於百 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良曰言壺餘德不滅

泯滅也陳力謂入仕也異代謂梁也善曰春秋元命苞

者止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良曰渥厚也諸侯葬於朝

賞故云闕於晉典善曰渥厚也諸侯葬於朝

善本作代字銑曰秦攻齊令曰敢有柳下季壟樵採者

死此刑以絕今天子脩壺之墓是遠流此代善曰戰國

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善曰戰國

柳下季壟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臣亦何人敢謝斯

幸向曰非分而得謂之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

翰曰昉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

任彥外

昉啓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近啓歸訐庶諒窮款奉被還

旨未垂哀察良曰諒信也款心也悼心失圖泣血待且銑

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善曰左氏傳楚遠啓疆

待昉善本作於品庶示均鎔造向曰鎔造造化所鎔鑄者

庶每生倉頡篇曰鎔炭鑪所以行銷鐵也干祿祈榮更為

自拔勸教廢禮豈關視聽向曰干祿榮寵自拔擢於眾其

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言已之所陳所不忍言具陳茲

啓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昉善本作往從末

宦祿不代耕翰曰言祿薄也善曰晉中興書簡飢寒無

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良曰甘旨飲食晨昏定省由

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其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膝下之歡已同過隙銑曰言父母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極之則是無窮善曰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極之則是無窮

几筵之慕幾何可憑向曰言神靈依憑几筵三年內能幾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且奠酌外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闐苦若無主論曰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所寄也晨暮無人哭臨則寂寥無祭主矣闐空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酌以酒祭地也論語子曰吾不與祭又曰祭神如神在也埤蒼曰闐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所守既無別理窮書曰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主

咽豈及多喻濟曰言為服喪無別理也窮咽哀泣也多喻善曰呂安答嵇康論曰易了之

理不在多喻也**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良曰格至也區宇天地日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霈然降臨賜寢

嚴命銑曰言降臨思澤霈然如雨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然心向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爰於也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貢錫類所及匪徒教義翰曰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

孝子不匱求錫爾類言以此及人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善非徒以教義為化也善同翰注

作奉**啟事陳聞**濟曰崩迫切急也**謹啟**

文選卷第三十九 終